

苏格兰“闹离婚”：想要“分手”不容易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简军波

英国苏格兰地区9月18日举行独立公投,最终决定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姻”能否延续。



简军波

目前最新民调显示,支持与反对独立的人数相差不远,都在50%左右徘徊,这也表明投票前景尚难预料,苏格兰是走是留尚属未知数。

苏格兰与英格兰“牵手”已经307年,无论当年“在一起”,还是今日“闹离婚”,背后都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请专家为您解读。——编者

1 苏格兰与英格兰恩怨重重 牵手三世纪依然去意难消

问: 苏格兰独立问题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 双方当年因何“走到一起”?

答: 苏格兰独立问题并非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新问题,它甚至从苏格兰并入英国这个“大不列颠王国”那一天就开始了。

英格兰和苏格兰曾是两个独立的王国,在历史上多次爆发冲突,也因王室通婚而结成紧密联系。

苏格兰在公元843年曾经实现统一,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处于南方的英格兰一直希望用武力征服苏格兰,于是双方征伐不断。1296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发动了对苏格兰的战争,并将苏格兰国王加冕时必用的“命运之石”夺走运到了英格兰。大约30年之后,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于1314年在班诺克本大败英格兰军,赢得了苏格兰独立战争的胜利。

但此后,两国围绕宗主权、王权和领土问题,依然战事纷扰,仇隙相继。

1603年,时任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由于她没有直接后裔,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作为伊丽莎白一世的表侄孙,继承了英格兰王位,史称詹姆斯一世。从此,英格兰和苏格兰便共侍一君,不过苏格兰和英格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仍然保持各自的独立性,这就是所谓的“共主联盟”(personal union),表明苏格兰和英格兰虽然拥有同一个君主,却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国家。

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发动了旨在推翻封建王朝的“光荣革命”,英王查理一世被处死,英国成为共和国。当时苏格兰人与查理一世的儿子联络频繁,图谋复辟,革命领袖克伦威尔遂亲征苏格兰,并取得胜利。之后,克伦

威尔下令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

直至1707年,英格兰议会和苏格兰议会达成协议,通过了将苏格兰和英格兰两个国家正式合并的《联合法案》,都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一部分。

英格兰与苏格兰以和平方式“结合”,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苏格兰议会将国家“卖了出去”,因为苏格兰当时因殖民巴拿马失利,造成巨额国家财富流失,而《联合法案》中的一项条款规定,英格兰王国付给苏格兰一笔钱,以补偿巴拿马殖民计划的损失。

然而,与双方“合二为一”的历史进程同时存在的是苏格兰寻求与英格兰分道扬镳的独立运动。苏格兰人认为自己的历史灿烂辉煌,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很独特,与英格兰存在很大不同。300多年的共同历史记忆仍然未能打消苏格兰寻求独立的念头。

2012年10月,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与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亚历克斯·萨蒙德签署苏格兰独立公投协议。经英国议会授权,苏格兰议会有权组织2014年独立公投,英国中央政府和苏格兰政府都表示将尊重公投结果。

问: 为何苏格兰支持独立的人数近来迅速上升? 苏格兰民族党如何坐大?

答: 苏格兰民族党是这次苏格兰独立公投的主要推动者。

苏格兰民族党最初只是一个小党,在1999年的首次苏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没有赢得多数,该党推动的苏格兰独立主张最早并不成气候。然而,通过宣传“苏格兰民族意识”,向选民承诺向中央政府争取更多权益,苏格兰民族党最终击败工党,执掌苏格兰地方政权。

自从2011年苏格兰民族党赢得议会选举后,苏格兰的独立运动就提上了政府议事日程。

苏格兰民族党加强了对独立后愿景的宣传。根据独立阵营的主张,在现有体制下,苏格兰遭受“不公正、不民主”的待遇,英国中央政府将一些政策“强加”给苏格兰。如果独立,苏格兰在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社会平等方面都能获得改善,可以自主决定国防和外交政策,并大力发展本土文化。

苏格兰民族党给予民众独立后的期待包括:政治上,将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社会领域,将因独立的经济自主权而维持更为富足与平和的社会体系;经济上,将获得全部苏格兰自然资源,尤其是北海地区的石油资源和大部分渔业资源,在商贸、投资和税收方面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统计数据显示,现在英国已经成为欧洲第三大产油国和第四大天然气生产国,

这与英国北海油田持续增加的产量密切相关。苏格兰民族党认为,苏格兰如果独立,不仅几乎能够完全拥有北海油田,每年还无需向英国政府缴纳近90亿英镑的油气税。

概而言之,苏格兰人对于当前与英格兰联合现状的不满和独立前景的期待,使苏格兰独立公投不断演化为一个事实。

而这一切与最近几届英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失误不无关系。

传统上,苏格兰一直是英国工党的大票仓,为了稳固工党在苏格兰的地位,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执政期间的工党将推行中央政府权力下放作为议会选举的竞选承诺之一,试图通过权力下放激发地方主观能动性以促进国家整体发展。

工党政府1998年推动通过的“苏格兰法案”,使时隔近300年后的1999年,苏格兰再次拥有自己的议会。2007年,积极争取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击败工党成为苏格兰地方议会第一大党,在2011年5月的地方选举成为苏格兰议会多数党,并开始推动独立公投。

现在执政的保守党似乎也脱不了干系。分析人士认为,2012年10月签署苏格兰独立公投协议时,卡梅伦政府根据当时民调认定,“独立公投”即便举行也不会过关;若拒绝举行公投,苏格兰则会不断要求中央政府下放权力。然而,目前民意调查显示,约50%左右民众支持独立,完全出乎卡梅伦政府的意料。

2 英政府可能大意失荆州 苏格兰民族党得陇望蜀

3 “离婚”成真双方都将受伤 大国小输小国也许难自立

问: 您认为,本次投票结果会给苏格兰和英国带来什么?

答: 如果苏格兰公投之后,没有实现独立,将不会对现有国内外格局产生大的影响,不过以下一些影响是可以预见的:

第一,苏格兰的独立运动受到重大挫折,不得不进行调整。第二,苏格兰将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和自主权,这一点从如今卡梅伦首相等伦敦政治精英所做的承诺中可见一斑。第三,伦敦的政治生态可能发生改变,执政的保守党的影响力可能在议会中有所削弱。第四,国际社会对英国的投资和伦敦金融城的活动可能受到一些影响。

一旦苏格兰通过公投实现独立,将对英国政治、经济、外交等产生重要影响。从最直观的数字上看,如果苏格兰独立,英国将失去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以及约占全国总人口8.34%的531万人口。

苏格兰经济总量约占全英国的9.2%。若苏格兰独立,拆分后的英国和苏格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分别为2.48万亿和2344亿美元。英国经济总量的全球排名将从目前的第六名滑落至第七名,而苏格兰将成为全球第43大经济体。北海油气田85%的已探明油气资源出于苏格兰控制的水域。

英国法斯兰海军基地位于苏格兰最大城市格拉斯哥以西的海湾,那里部署着英国引以为豪的核潜艇及“三叉戟”海基核武系统。苏格兰民族党已明确表示,苏格兰如果获得独立,将尽快寻求移走部署在苏格兰的核武器。然而,重新部署核武系统的任何计划都远超过英国国防预算所能承受的范围。

而苏格兰的日子也未必好过。分析人士表示,如果独立,苏格兰将遭遇金融和财政困难,包括国家货币的选择和发行将遇到难题。有迹象表明,一些重要金融机构如银行和保险机构的总部将撤离苏格兰。

不仅如此,苏格兰可能还将面临一些严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比如可能被摒弃于北约之外,自身防卫将不得不与英国协商解决。苏格兰对其民众承诺的福利制度也将呈现前景难料的态势。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指出,如果苏格兰独立并寻求加入欧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

黑格说,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萨蒙德承诺说,苏格兰独立后,会在1年半的时间里,平稳迅速地加入欧盟。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入盟谈判将是艰巨的,而且会耗费巨大的成本。

苏格兰要想在独立后加入欧盟,将不得不接受更为严格的条款,因此而产生的额外债务总额可能达到16.5至35亿英镑。

在入盟谈判中,苏格兰拒绝加入申根协定以及不接受欧元的要求有可能得不到满足,还可能被迫接受大幅削减共同农业政策资金和结构性投资基金的后果。非但如此,独立后的苏格兰将因为失去英国从欧盟得到返还资金的份额而额外损失19亿英镑。

因此,苏格兰独立后能否自立的答案几乎无需过多推敲。在近年来此起彼伏的危机浪潮中,体现出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只有500万人口的新国家对危机的抵抗能力必然弱于一个拥有超过6000万人口的老牌强国,一个经济结构单一的经济体对危机的抵抗能力也必然弱于一个结构复杂且生态多样的经济体。

(上接 B1 版) 阿富汗小“花木兰”的公开秘密

纳希德是离异母亲,带着一儿两女独立生活,这在阿富汗十分罕见。因此她在离婚搬家后让小女儿舒布努更改性别,“家里要有至少两个男人,才能够保护家人不受欺负和歧视”。

不过,舒布努从身体到心理都不情愿被当成男孩。每次带她去理发店剪短头发,她都抑制不住地伤心大哭,之后还会使劲拽头发,希望它尽快长长。只要在家里,她就会找出姐姐的所有裙装试穿,一件接一件,痴迷不已。

“我就想当女孩。”舒布努直言不讳地说,“这样我就能戴首饰、跳

舞。”如今,她的心愿终将得到满足。面对女儿的抵触,纳希德决定放弃计划,允许她不再剪发,做回女孩。

女性争取自身权利

没人知道阿富汗到底生活着多少女扮男装的孩子,她们人数不多,却并不罕见。记者诺德伯格在采访中与多名医护人员交谈,得知几乎每个医护人员都曾见过这样的女孩,她们看起来和男孩一样,却由母亲或姐姐陪伴来医疗机构看病。

不少阿富汗人认为,小时候以男孩身份生活,对这些女孩而言是一种优势,因为这意味着她们上学途中更安全,出门更方便,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更多。但在诺德伯格看来,这些只是表象。

无论西方和东方,历史上都不乏女扮男装的传奇故事或人物。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特利娅里亚乔装成男人,与丈夫并肩上战场;公元3世纪,女孩泽诺比娅从小被当做男孩抚养,长大后征战沙场,与罗

马帝国士兵战斗,后来成为古叙利亚皇后;中国古代的花木兰替父从军,屡建功勋;法国15世纪的民族女英雄“圣女贞德”组织民众抵御英军入侵……

诺德伯格认为,这些女性人物是真实存在也好,是传说也好,她们乔装成异性的目的与今天阿富汗的迈赫兰们相似:在绝对男权或男权占主导的社会,为自己或家人争取更多安全、自由和权利。

诺德伯格留意到,当她询问阿

富汗人如何看待男女差异时,男性通常回答女性更多愁善感、柔弱、富有同情心等等,而女性的答案不约而同指向“自由”:男性更自由,女性不自由。

“我遇到的阿富汗女性,尽管其中一些没念过书、一辈子都被视为‘半个人’,但她们对什么是自由都有自己的理解。对她们而言,自由意味着能自主选择婚姻,能独自离家活动,能决定自己的身体和行为,能选择想要何时怀孕或是学习、工作。”诺德伯格在文章中写道,“如果这些能得以实现,谁还愿意乔装打扮成男性再出门?谁还真的在乎头发长短、穿裙子还是穿裤子?”